

聖宋文選全集

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范文正文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朴此則述古之事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惟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好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非委以人君之

文選 六

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 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趙子韓宣子文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於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氏宗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 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



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委任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工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工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即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眾必審賢以與之賢杰之才讒佞者眾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託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託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託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託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置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于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

文選 六

二

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縉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求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選任賢才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才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道不可一旦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果來而立愿而恭亂而謹擾而毅直而溫廉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為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

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上皇帝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
罪上書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
犯而難立然則直言者千古謂之忠巧言者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
切犯雷電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
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 聖朝當行之事
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
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
聞國之文章應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
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習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
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
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
為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章相救在乎已不
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
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 聖朝千載而會惜手不追三代之高而尚

文選 六

六朝之細然文章之 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
風從可敦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
敦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
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
救之文也及邠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
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
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
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
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
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 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
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
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
不慮古來和好鮮克終始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
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
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

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思信不守蒙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 陛下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謹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次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鬪戰之間拔萃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裁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榮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上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 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 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

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廷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 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慮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 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 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臆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笏益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不官莫非貪忌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親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恐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數年貪者益厲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

年數歲一舉迺為奔競至有訟爭而况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勸士無廉讓迹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倘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倘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足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脫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惟聖人能之胙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尼人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惟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而必賞有罪者雖愛而必罰舍一己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事業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

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侵國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鑿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生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便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主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

未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或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煩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閉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布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心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論議可否然後施行倘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護詔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往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千犯天

文選六

六

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仲淹昧死謹言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仲淹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其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感泣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海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仲淹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興漢盛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

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丕極者秦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夫豈徒然哉 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革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窮矣 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才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思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才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極矣天下無思則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變其道與朝廷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而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 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

禍以亂天下 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回之道哉仲淹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才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才實邊鄙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人斥佞人以致若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放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莠不增孝弟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 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倘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不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

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其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持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吏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 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汲汲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屬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究縱胥徒之奸剋寵風俗之奢侈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須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

文選六

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撻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耳故知縣兩任則升通判而通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脩身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於素持止能偷安未至履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非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於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達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今御史嚴論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 往還之禮仍翌日 達以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慶宣為名安遠聽也其諸

道知州通判老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 而無政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
清望官於朝臣通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通判今後通判之
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止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
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
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
之為 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蕩蕩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
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
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
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立以勸
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死
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
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
漢之下并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
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欺度商多奇
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

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
其播執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
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
淹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
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乎言而况于民乎
君子勿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
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鄰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共養者勿從其請如
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別氏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
亦養悖獨助孝弟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
許收錄斯亦辨奸細復遊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
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
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
兵俱堪征伐旋降等級嘗費資儲然 國家至仁旨在存至若詔諸軍年
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
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
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惠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

仲淹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制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庶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矯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又不作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僭奢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蕪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邑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莪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

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敢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於入官鮮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於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於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何時而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材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倘試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

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念治本漸隆
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椽
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
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然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才之本致理之基
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
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 貢舉
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
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倘 國家行此數事
若今刑科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
斯道久廢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
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願 朝廷念 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
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蕩蕩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
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教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羔雁勿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
辱何激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

之人將使羣謗不興衆人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
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
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
公者亦已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乘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
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
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
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之虞則城圍而不下狄疑
且畏固敢深入此劉漢所以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 貴臣邊頡遠餽故
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
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 昔之戰者耄然已
老今之壯者蠶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
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畧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
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稟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
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不可量也於時廟堂之
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
敗於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行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

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勿預知之勿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必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畧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干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去盛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可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有將材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有邊郡既實師戰而不勦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手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動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收招之軍更可招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為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甚幸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何代無之或窮為夜舞為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道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勿戒也仲淹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謀遠慮聚之積之為

軍國急難之備非韜神伎物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靈之宮以延燎之灾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悞哉一旦有倉猝之患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 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歟倘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 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制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令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勿逮於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途相與慝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 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於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工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筵黷亂已

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於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惘昧四方之事况有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剗床至足公卿之嗣懷安壞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脩之累也斯弊以久何能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騷動饋運艱難武備未堅敵心可聘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奸雄奮迅鼓舞群小血 千里此五代之鑿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 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餽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 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 天開之運震 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

如山歷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奸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日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至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藥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人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 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畏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哉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脩省其政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倘弗懼於心弗修於政漸益于禍漸絕於天則 國家四海將何如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商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 聖朝之用心願斥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 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聖言偽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

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足惟忠也又何憂乎倘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穀由之 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 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已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勿克行乎亦在 兩宮之意耳謂夫人主在上或喜怒或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 兩宮之意乎倘相府疑仲淹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 盛德心順美于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于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

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則百不一米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輩誅赦惟命以 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 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仲淹死罪惶恐再拜

上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官即閣下仲淹近者伏蒙召閣曾上封章言 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仲淹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仲淹方一二奉對答白勿為彊辭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 倘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仲淹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昏賢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仲淹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仲淹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

文選 六

十五

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深切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諂芻蕘采諛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仲淹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顛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仲淹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寺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乎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蕢弦高魯仲連梅之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况 國家以公之清舉置仲淹於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

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仲淹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得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仲淹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仲淹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綬而霸齊蘭相如奪壁於強鄰諸葛亮邀主徹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于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仲淹患好之未至爾若以仲淹好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桀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者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仲淹患邀之未至耳仲淹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仲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穫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仲淹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

中播之穫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仲淹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蠱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仲淹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詭妄荒唐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仲淹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于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患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詞上疑下之噪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仲淹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加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擇而必行不在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

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詞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仲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胸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仲淹昨輒言 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 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 皇太后聖壽請詔宰官率百僚于前殿上 兩宮聖壽實無減 皇太后尊崇之盛又足存 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 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彊熾竊此為法以仰副人主者矣 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况於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諱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 不以富貴拙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倘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

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倘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于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士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怙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仲淹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 朝廷不猶愈于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倘以仲淹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之仲淹之詞求仲淹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仲淹罄誠于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倘察仲淹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

議責使斥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仲淹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
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德股
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仲
淹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仲淹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夫
天下進退者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仲淹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仲淹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仲淹昨蒙 聖
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
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栖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得
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
尚崇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
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
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
幾陳得失之鑿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
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書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
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

規矩不 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久缺師道不振為學者不根乎經
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仲淹
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
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
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 今朝
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
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 朝
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藝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
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
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
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材之道也何哉 朝
廷勸學育材必求為戎器用輔戎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諫王霸之
術問十得一亦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
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
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所啟發逮於後舉差之益
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

文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設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趣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倘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超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十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仲淹再拜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淮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賁于邱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大原奉常博士瀆時與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

文選六

十九

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額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與魯堂章甫如星縫衣如雲諫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如太陽之御六合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醕醕而古或郁郁于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道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咸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淮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

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
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盡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以在屯之初九陽德方盛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
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
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
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
及居一日曰 祖宗之都儀型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
四方何仰哉乃首膠庠躬省絃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
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邛園初秀閭閻令嗣拳
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
之見育公特命受學果知向方約以草而有文漸以漸而无咎公其嘉之
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

文選 六

二十

能體中而行特從于道而斯以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
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
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
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
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
積而不收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噫子未
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勿見其實昧焉
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悟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
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仲淹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猷
猷名不登縉紳之議目勿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
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緊爾門之濟美
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
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者金
石致我 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
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風夜懷

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文選六

二十一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某謹齋莊沐浴裁書百拜於拾遺執事某嘗謂書契已來以文垂教者首曰邱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於此也何者夫子連七十國而無尺土之位則否于始也明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迹作樂以和人心恢刑政以救人失崇祭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為君者為臣者為父者為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則泰於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書亦在世之空文爾孰學而行之乎惟皮子請以孟軻為學科屬唐祚將終棄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沒楊雄氏作時哀平失道賢莽用權子雲以窮愁著書始務脫禍故作太元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機深旨世人鮮知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芭而已方之於軻季孟間也楊雄氏喪文中子生知隋運將終聖道來濟退居河汾間脩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弟子有若鉅鹿魏徵河南房元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文中子述逝矣門弟子歸於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於文皇故能立貞觀之業垂三

文選七

一

百年傳十八葉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於仲尼而復於軻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學者有若趙郡李翱江夏王頗安定皇甫湜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詞旨幽遠規正人倫亦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衆於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於明公乎明公履正軻楊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詞矧天與其時身得厥位則追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甚未衆止聞胡田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棄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來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游夏之風蓋以某為首則賢於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宋魯也某嘗策杖辭親揭厲行潦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顧一接咸重屬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火是逼不果志業徬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伴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强為文皆有悲愁寒凍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咎乎用乎舍乎但以硯席薦交變化殆盡故里眦睚以為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詣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
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為首則賢於某者不遠
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甘旨之具為桂玉之費久留闕下則身
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答黃宗旦書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
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
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土生
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
觀生之文詞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
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
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
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
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
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
漢文幾於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儼人必於其倫

文選七

二

又曰人之有過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
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
孔子孟荀卿楊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
深者也是以錯之對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
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
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霸者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霸焉志
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臣之杰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於王道則
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
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
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於三
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
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 臣放賈生為王傳惑
辛垣平之妖而瀆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 閒處即失德盈徧不可
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
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於僕亦弟也子又携文致書問道於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於我哉然僕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鈔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衰而大益荒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挫推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於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數十章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必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於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於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句之難道耶又欲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麗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史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滿自滿九放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

文選七

三

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耶夫豈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盍簪者撰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我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肯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於時也某頓首

再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啟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於道而好於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宏光

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元準易也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甚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元既不用於當時又不行於後世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於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元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元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過於六籍耶若猶未也子其擇焉 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入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畧云擔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不獨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為之最是謂功

文選七

四

用深其文明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於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答之曰修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代伯益上夏啟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 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於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為裨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大舜大舜不傳於家而傳於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然

後六府孔修四澳攸宅興播植之科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投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不思其勤儉乎念其艱難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於焦勞終或流於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大位勿謂家之勿謂己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棗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荒裔亦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况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取資於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於身外興亡之理了於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游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

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凝脂君德甚於虎狼人命輕於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於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捲亂秦電埽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篡堯之緒定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惟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勿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至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又聞古之天下者禪讓於賢今之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於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滂雷震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於此時可不有意於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闕開岫幌駕元鶴馭金虬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於昔賢耶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待漏院記

夫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適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遂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感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於內三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於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根本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杞柳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免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員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亟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生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安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殺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於曹馬移徙龜鼎易於奕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云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余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文選七

七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敘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真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技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詞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於子嬰知漢之祚存於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辰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搯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我我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若耶若知其善而不能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勿堪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之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勿彰以觀於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于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象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

文選八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潰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蕤蕤群群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于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係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九年其八十年門作事垂法為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裳示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於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潰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於此矣故曰我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矣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于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

文選八

二

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為西伯位於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于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大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蓋此秦火之後簡篇錯亂司馬子良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迨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繆之甚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虐焰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羣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群臣汹汹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採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

文選八

三

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羣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于時大教頽缺學者疎闊莫明大端仲舒曄然奮起首能發斯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默百家諸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盡在楊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于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教易爾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為說不其艱哉况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勿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勿及疾

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文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感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勿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

辨楊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攷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盛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入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乃上的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文選八

四

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拂人戕君盜國 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于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四卦各主六十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太元曰是書也與太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寔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為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奸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也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謂辨斯則辨矣然則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久而復用諛

文選八

五

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響之若是哉厥後遂使垣平得以肆其闕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樂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于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我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躓而諛詞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啟怪亂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聽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輝聖之道燼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武天啟其衷巍然獨出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群賢之道迨秦而燼微孝武則終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內竭乃誠外采群議以啟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自圖安樂為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人稱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祿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予心愧取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